

# 细听易水别离歌

李 乔

荆轲刺秦王，燕太子丹与众宾客送行，荆轲歌于易水之上。这是人们熟知的一个历史片断。但习焉容易不察，这当中其实还有些问题需要斟酌和讨论。先引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来看：

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至易水之上，既祖，取道，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，为变徵之声，士皆垂泪涕泣。又前而为歌曰：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复为羽声慷慨，士皆瞋目，发尽上指冠。于是荆轲就车而去，终已不顾。

这段文字，有两处记荆轲唱歌：一是高渐离击筑，荆轲和而歌，一是荆轲“又前而为歌”。送行者对荆轲前后两次唱的歌，有着明显不同的反映，一为垂泪涕泣，一为瞋目发指。

易水别离之歌，成了千古绝唱。引发送行者之悲壮情绪的，首先肯定是歌词的感染力。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，无疑是极悲壮的。但光靠这句歌词，还未必会产生当时那种场面。还有另一个极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曲调。曲调包括旋律和调

式。《易水歌》的旋律是怎样的，今天已经不可考了。但其调式，司马迁写的很明白：先为变徵之声，后为羽声。不同的调式，是能够产生不同的音乐色彩和音乐效果的——送行者先是垂泪涕泣，后又瞋目发指，就是荆轲唱歌时先用变徵之声，后用羽声造成的。

何以送行者听了变徵之声会垂泪涕泣呢？原来，这个变徵调式是一种极易表现凄凉情调的调式，以它为调式的旋律，多凄清、悲怆、宛转，引人伤怀，催人泪下。这可以举一个《儒林外史》中的情节来做参照。该书第五十五回写道：有隐逸之风的裁缝荆元善鼓琴，与闲散人于老者是老朋友，一日，荆元应于老者之邀去弹琴。

荆元自己抱了琴，来到园里。于老者已焚下一炉好香，在那里等候……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。荆元席地坐下，于老者也坐在旁边。荆元慢慢的和了弦，弹起来，铿铿锵锵，声振林木，那些鸟雀闻之，都栖息枝间窃听。弹了一会，忽作变徵之音，凄清宛转。于老者听到深

微之处，不觉凄然泪下。

本来，荆元弹的是铿锵有力的调式，忽然变作了凄清怆然的变徵调式，使得于老者的情绪也为之一变，随着凄清宛转的曲调落下泪来。对比一下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的记载，一个是“为变徵之声，士皆垂泪涕泣”，一个是“忽作变徵之音……不觉凄然泪下”，两书所记是相同的，都是听者在听到变徵之声以后伤怀落泪。可见，这种变徵调式在表现凄清伤感的情绪时，确有着强烈的表现力。要知道，为荆轲送行的人，都是刚烈的燕赵慷慨之士，是谋划武力刺秦的军事干部呀！这些人的性格都是刚性而非柔性的，是动辄就“瞋目”、“发尽上指冠”的，连他们也被感动得掉泪了，可见荆轲的“变徵之声”是多么的凄清、悲怆、感染人。

荆轲刺秦失败以后，高渐离隐姓埋名，为人庸保，主人知道他是高渐离后，请他当众击筑，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记载了当时的情景：高渐离“击筑而歌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”。《史记》没有记载高渐离唱的歌是什么调式，但从效果上看，听者皆“流涕而去”，可以猜想他所用的调式很可能也是变徵之声。送别荆轲时，高渐离奏的是变徵之声，此时又老调重弹，高渐离的心情该是多么悲怆，多么沉重啊！

羽调式与变徵调式则完全不同，它所表现出的音调常常是激越壮烈的，因而能引血管贲张，热血上涌，以致瞋目发指。《史记》所记的荆轲“为羽声，亢慨”，导致送行者双目圆睁，头发倒竖，就说明了这一点。

从荆轲的先为变徵之声，后为羽声，到《儒林外史》里荆元的先秦铿锵之音，后为变徵之音，可以发现，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变化中，悲声与壮声常常是彼此联系，甚至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，正好像“悲壮”二字常常连结为一个词那样。这实际上反映了人的情绪常有的一种变化：慷慨激昂常会很快演化为垂泪涕泣，而垂泪涕泣又常会迅即振作为慷慨激昂。前者，如《儒林外史》中于老者始而谛听铿锵之音，尔后凄然泪下；后者，如为荆轲送行者始而垂泪涕泣，尔后瞋目，发尽上指冠。

这种人的情绪和音乐中悲与壮相互结合的例子，还可以举出两个。

一是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记汉高祖刘邦唱《大风歌》时的情景：

酒酣，高祖击筑，自为歌诗曰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”令儿皆和习之。高祖乃起舞，慷慨伤怀，泣数行下。谓沛父兄曰：“游子悲故乡。吾虽都关中，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。”

刘邦与荆轲不同，不用旁人伴奏，而是亲自击筑，边击边唱。《大风歌》用的是什么调式，司马迁没有写，但从慷慨激昂的歌词来看，也许是“羽声”吧。唱了《大风歌》，刘邦又起身跳舞，慷慨中又伤怀起来，“泣数行下”，并对沛县父老谈起了自己作为游子的“悲故乡”之情。既“泣”且“悲”，如果刘邦此时再击筑而歌，那么唱的就该是“变徵之声”了吧。刘邦虽有占

据关中称帝之威壮，但同时又有游子离乡背井之悲戚，悲、壮俱生，所以“慷慨伤怀”，既唱“大风”，唱“威加”，唱“猛士”，又对父兄流着泪说，希望死后能魂归沛县故里。

二是《三国演义》第四十八回写曹操饮宴长江横槊赋诗的情景：

时操已醉……横槊谓诸将曰：“我持此槊，破黄巾，擒吕布，灭袁术，收袁绍，深入塞北，直抵辽东，纵横天下，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。今对此景，甚有慷慨。吾当作歌，汝等和之。”歌曰：“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；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；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……皎皎如月，何时可辍？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……

曹操这首诗，众所周知，不全引了。曹操横槊赋诗时的心态和情感，与刘邦唱《大风歌》时的情形几乎是完全一样的，也是既慷慨激昂，又伤感忧戚，

也是慷慨中伴以忧伤，悲壮俱生的。曹操夸耀起自己破黄巾以来的功业，真是豪情万丈，对自己的大丈夫之志，更是坦露无疑。这与《大风歌》所唱的“威加海内”是何其相似！而他在歌中三次唱到“忧”字，又与刘邦的“慷慨伤怀，泣数行下”几无二致。清人毛宗岗特别注意到了曹操在慷慨激昂背后的忧伤，他评点曹操这首诗说：“‘慨当以慷，忧思难忘’，忽着一个‘忧’字。‘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’，又着一个‘忧’字……‘忧从中来，不可断绝’，又一个‘忧’字。篇中忽着无数‘忧’字，盖乐极生悲。”毛宗岗说是乐极生悲，实际也是慷慨激昂而生悲，是由壮而转悲。曹操唱的，实际是一首悲壮的歌。

荆轲、荆元、刘邦、曹操，这四个人的歌声乐音，仿佛让我聆听到了千百年前中国古典音乐和诗歌深处的精微之音。

（作者单位：《北京日报》社）

## 本刊声明

《寻根》将自2006年3月起，加入台湾中文电子期刊服务——思博网（CEPS）。

由于《寻根》被CEPS收录，故凡向本刊投稿者，均视为其文稿刊登后可供思博网（CEPS）收录、转载并上网发行；其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稿酬一次付清，本刊不再另付其他报酬。

请各位继续支持本刊，谢谢！

寻根杂志社  
2006年3月5日